

NEW ZEALAND LITERATURE



王友明 熊建国 编

新西兰文学作品选读

新西兰文学作品选读

王友明、熊建国编

责任编辑：廖世英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9.5 字数：240,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55—1227—5/G·1222

定 价：4.50元

前 言

新西兰是个年轻的国家，其独立后的历史还不足百年。但新西兰文学（包括毛利文学）在社会的变革中诞生、发展，越来越受到世人瞩目，得到世界文坛的高度重视。现在，不少国家的大学里开设了新西兰文学课；在我国，新西兰文学也已进入部分大学的课堂，受到广泛的欢迎。这足以说明，她已成为人类文化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为了较系统地介绍新西兰文学，为了批判地继承和借鉴这宗极为宝贵的财富，为了繁荣和发展我国新文学，也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开拓视野、启迪智慧、更进一步了解英语语言文学的需要，我们编注了这本《新西兰文学作品选读》以飨读者。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介绍了新西兰18位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戏剧等）。然而，新西兰文学浩如烟海，名家名篇不胜枚举，远非本书所能涵括得了的。在编选中，我们力图做到有所侧重，注重作家、作品的代表作。每篇作品附有作者生平简介、作品简析和原文注释三个部分，以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登堂入室。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主任 Prof. D. I. B. Smith, Prof. Roger Horrocks, Prof. MacDonald P. Jackson 以及梅西大学校长 Dr. T. N. M. Waters, 英语系主任 Prof. A. A. Roscoe 及 Dr. W. S. Broughton 的帮助。在此，我们谨表衷心谢忱。

编者：王友明、熊建国

1990年1月

CONTENTS

新西兰文学概要	1
1. William Satchell	8
The Greenstone Door	9
2. Katherine Mansfield	25
The Doll's House	✓ 26
3. Rewi Alley	39
In Memoriam — Edgar Snow	40
Man To Be	43
4. Frank Sargeson	46
Boy	✓ 47
A Man and His Wife	✓ 51
5. Roderick David Finlayson	59
They All Go Home To Die	✓ 60
6. Ronald Alison Kells Mason	71
Sennet of Brotherhood	72
Be Swift O Sun	74
7. Bruce Mason	77
The Night Of The Riots	78
8. Hone Tuwhare	87
No Ordinary Sun	88
9. Janet Frame	91
The Reservoir	92

10.	O. E. Middleton	111	
	A Walk On The Beach		112
11.	James Keir Baxter	132	
	The Bay	133	
	On the Death of Her Bcdy		134
12.	Noel Hilliard	136	
	A Piece Of Land	137	
13.	Morrice Gee	162	
	A Glorious Morning, Comrade		163
14.	Christian Karl Stead	176	
	A Fitting Tribute	177	
15.	Maurice Shadbolt	210	
	The People Before	211	
16.	Margaret Sutherland	247	
	Need	248	
17.	Witi Ihimaera	261	
	Tangi	262	
18.	Keri Hulme	273	
	Spring Tide	274	

新西兰文学概要

新西兰位于太平洋南部，1840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07年取得独立。从1642年艾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 1603—1659年)发现新西兰至今也只有360年的历史，它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在欧洲人(主要是英国移民)来到这块土地前，当地居民毛利人已有原始的口头文学，但一直没有文字的记载。所以新西兰文学主要是英语文学。它在近三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中诞生、发展壮大，并开拓出了具有其特色的本土文学，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相当高的声誉，受到欧、亚、美文坛的高度重视。新西兰英语文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殖民地时期(1840—1906年)，开拓、发展和丰收时期(1907—1945年)和当代时期(1946—至今)。

殖民地时期(1840—1906年)：在殖民主义者来到这块穷乡僻壤的土地前，除了源远流长的毛利族口头文学，或雕刻在木头上的一些绘画艺术外，并无任何传世之作。殖民主义初期的新西兰没有读者市场，而作家争相描绘的也只是这块“新土地”、“上帝的故乡”上“野蛮人”的生活、风土人情、鲁滨逊似的奇异故事等等，以满足欧洲读者的强烈猎奇欲望。这类书往往荒诞不经，危言耸听，无疑有失偏颇，文学价值也不高。新西兰第一部小说是梅杰·斯托尼(Major Stoney, 1816—1894年)的《塔拉纳基——战争的传说》(*Taranaki, A Tale of the War*) (1861)，它是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小说把毛利人描写成容貌丑陋，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嗜血成性的食人生番。新西兰文学评论家杰·希·里德曾对这部小说评论道：“它回避卷入其中的道德和社会问

题，甚至也不触及人的价值标准，却一味渲染毛利人同类相食、嗜血成性等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斯托尼的纯属幼稚的故事中充斥着嚎叫、倾巢而出进行厮杀的毛利人，和错误百出的毛利神话……。”

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有：艾尔默夫人 (Mrs J. E. Aylmer) 的《远方的家》(*Distant Homes*, 1862)，描写英国移民的早期生活、经历和思乡的故事；本杰明·法杰恩 (Benjamin Farjeon) 的《雪中的幻影》(*Shadows on the Snow*, 1865)，描写南岛黄金潮的热浪与淘金者的艰难生活；巴克夫人 (Lady Barker) 的《新西兰的牧场生活》(*Station Life in New Zealand*, 1870)，描写早期移民生活的艰辛与种种遭遇，等等。反映毛利人生活情况的小说有：艾米莉娅·马丽亚特 (Emilia Marryat) 的《在毛利人中间》(*Amongst the Maoris*, 1874)，R. P. 惠特沃思 (R. P. Whitworth) 的《毛利侦察兵》(*The Maori Scout*, 1887) 等。

在这个时期的后期——即文学上的草创时期，由于南岛金矿的发现，畜牧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大大地刺激了经济的繁荣，殖民拓居的相对稳定，许多作家表现出了人道主义思想，并提出了描写现实生活的创作原则。他们为小人物的遭遇发出愤怒的呼喊和抗议，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广大劳苦群众同严峻现实的深刻对立与冲突。乔治·夏米尔 (George Chamier) 的《哲学家迪克》(*Philosopher Dick*, 1891) 就是其中一例。其它有安·威尔逊 (Anne Wilson) 的《两个夏天》(*Two Summers*, 1900)，威廉·撒切尔 (William Satchell) 的《故人的土地》(*The Land of the Lost*, 1902) 和《长生不老万应灵药》(*The Elixir of Life*, 1907)，还有描写妇女解放的康斯坦斯·克莱德 (Constance Clyde) 的《异教徒的爱情》(*A Pagan's Love*, 1905)，以及反映毛利人与白人婚后所面临种种问题的哈里·沃格尔 (Harry Vogel) 著作《毛利姑娘》等等。诗歌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威廉·戈尔德

(William Golder, 1810—1876年), 约翰·巴尔 (John Barr, 1809—1889年), 乔治·格雷 (George Grey), 威廉·里夫斯 (William Reeves, 1857—1932年) 等等。然而除了描述思乡、忧郁的情怀等诗句和民谣外, 这个时期的诗歌几乎还是一个空白, 也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诗人与诗集。

在创作技巧上, 殖民地时期的作家基本上承袭了英国司各脱传奇小说的创作方法, 编造出离奇生动的情节, 尤其是描写毛利人同类相食等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更是如此。在人物塑造上, 大多采用夸张与简单化的手法, 不触及人物的内心世界。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 不是直接观察、体验与综合而来的结果, 而是道听途说、想象夸张的产物。然而这些作品还较真实地展示了当时新西兰的面貌, 反映了早期移民的实际生活, 对研究新西兰早期历史无疑是有很大大价值的。

开拓、发展和丰收时期 (1907—1945年): 20世纪初新西兰摆脱了英国殖民主义的桎梏, 建立了独立的新西兰。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 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浪潮的冲击, 一大批知识分子从民族利益出发, 要求有自己的文学。这就大大地促进了多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特别是在20年代以后, 开始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小说和诗歌, 逐渐摆脱了英国传统文学的束缚, 建立起具有新西兰民族个性与特点的文学。新西兰文学开始冲出地区的范围, 跻身于世界文学的行列。许多作家与诗人开始开拓新的创作生活, 开始理解和阐明对生活未来的看法。一些作家以1830年—1860年的白人移民和毛利人争夺土地战争为主题, 一方面谴责白人的惨无人道, 另一方面也歌颂毛利人的粗犷耿直、善良友好等好品质。毛利人远不是旧石器时代浑沌未开化的原始人群, 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蚁蝼之众, 他们是新西兰一个不容忽视的民族, 从而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友爱和互助精神。这也代表着新西兰在开拓发展时期的时代精神。

由于新西兰资本主义的发展, 形成了阶级分化。许多作家在

作品中无情鞭挞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揭露饱食终日的资产阶级的吝啬、贪婪和残酷的本质，及其帮闲文人的伪善和浅薄，并对贫苦大众寄予深切的同情。作品反映了时代的脉搏，所反映出的画面有较深的广度和深度。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以描写殖民主义者和毛利人的土地战争而著称的威廉·撒切尔 (William Satchell, 1860—1942年)，蜚声国际的短篇小说家凯塞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 1888—1923年)，有主张男女平等和社会主义的琼·德万尼 (Jean Devanny, 1894—1962年)，还有约翰·李 (John Lee, 1891—1982年)，罗德里克·芬利森 (Roderick Finlayson)，罗宾·海德 (Robin Hyde)，约翰·马尔甘 (John Mulgan, 1911—1945年) 和弗兰克·萨吉森 (Frank Sargeson, 1903—1982年) 等等。曼斯菲尔德早年背井离乡，移居国外。1920年出版的《幸福》收集了她近十年的主要作品，记录了她不幸的婚变和动荡的生活，倾吐了她反对社会的不公，同情弱小的思想。她的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创作手法和诗意的散文风格，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约翰·李写过三部小说，都是以19世纪90年代经济萧条为背景，描写从城市到乡村处处满目疮痍，人人怨声载道，种种社会弊政，民不聊生；而只有深山里的毛利人，在山溪旁搭起篷帐，燃起篝火，载歌载舞欢乐到天明。作者的意图不言而喻。罗德里克·芬利森是最先认为毛利社会比白人社会更为可取的作家。他抒情诗般地描写毛利人热情慷慨、豁达大度、耿直善良的品性。被誉为“新西兰文学之父”的萨吉森的主要成就在于短篇小说，他的小说更有深度，更注意于人物心理刻画。萨吉森的创作手法和语言技巧对新西兰作家有着深远的影响。诗歌创作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玛丽·贝瑟尔 (Mary Bethell, 1874—1945年)，艾琳·达根 (Eileen Duggan, 1894—1972年)，R. A. K. 梅森 (R. A. K. Mason, 1905—1971年)，A. R. D. 费尔伯恩 (A. R. D. Fairburn, 1904—1957年)，查尔斯·布拉什 (Charles Brasch, 1909—1973年) 等。

在这个时期内，由于日益频繁的文化活动，以及英美作品的影响，加上新西兰全国“作家周”（始于1936年）的开展，促进了文化的复苏与兴隆，出现了许多高质量的诗歌、小说、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在新西兰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繁荣景象。文学地位稳步上升，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在创作技巧上，这个时期的作家提倡当地的传统文化，强调民间传说、风俗习惯，主张使用本地的迥异繁多的词汇，从而把当地的传统文化和欧洲传统文化揉和成一体，使新西兰文学获得了大丰收。

当代时期(1946——)：40年代以后的小说不乏佳作。国际笔会新西兰中心成立于大萧条时期的1934年。最初该会虽默默无闻但卓有成效，对新西兰作品质量的提高起着很大的作用，大批诗人也脱颖而出。1947年成立的新西兰文学基金会成了新西兰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1950年出版的杂志“陆地”，成了作家的园地。此后，长篇小说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优秀作品也层出不穷。其中代表作家有：A. P. 盖斯凯尔 (A. P. Gaskell, 1913—)，珍妮特·弗雷姆 (Janet Frame, 1924—)，R. H. 莫里森 (R. H. Morrieson, 1922—1972年)，莫里斯·达根 (Maurice Duggan, 1922—1974年)，诺埃尔·希利亚德 (Noel Hilliard, 1929—)，莫里斯·沙德博尔特 (Maurice Shadbolt, 1932—) 和克里·休姆 (Keri Hulme, 1949—) 等。

第二次大战后，国际交往日趋频繁，大批社会团体、文学团体和研究机构应运而生，从而文学和地理学、人类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出现了一个新的创作前景。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的扩张，大批毛利人离弃贫瘠的乡村山地，涌入大都市谋生。由于雇用与被雇用的矛盾、种族矛盾、生活模式间的矛盾一下子都集中地反映到文学上来，从而出现了象希利亚德的长篇小说《毛利姑娘》这样的好作品。在他们的笔下，毛利人不再是供人鉴赏的古董，也不再是任人捏塑的泥偶，他们是现实生

活中的新西兰人，他们同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思想、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在新西兰共存。

70年代前还几乎没有毛利文学的记录，但在短短的二十余年后的今天，毛利文学（主要是用英语创作的）已占据了新西兰文学的半壁江山。一大批毛利族作家、诗人也象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毛利女作家克里·休姆的不同凡响的优秀巨作《骨干人物》1985年获国际大奖，成为众人瞩目的当代经典之作，表现出毛利文学的巨大生命力，在新西兰文学中放射出异彩。70年代以来，新西兰文学发生了一场以短篇小说首当其冲的革命。因为短篇小说历来是新西兰最优秀作家的文学创作形式。无论是后现代主义作家，还是现实主义作家都不断地发扬这个传统。其中最革命、最重要的作家是萨吉森和珍妮特·弗雷姆。新西兰的作家队伍也臻于成熟。

这个时期的创作特点和以往有明显的区别。作品多以新西兰为背景，反映和刻划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人对自我的认识等等。在创作手法上，有的作家深受海明威、本国作家曼斯菲尔德、萨吉森和诗人梅森的影响，基本上摆脱了英国传统创作方法的影响。其中一些作家还采用现代派的创作手法，特别在诗歌创作上更为突出。

当代的诗歌创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本土的气息，涌现出了象弗勒·阿德科克(Fleur Adcock, 1934—)，丹尼斯·格洛弗(Denis Glover, 1912—1980年)，艾伦·柯诺(Allen Curnow, 1911)，C. K. 斯特德(C. K. Stead, 1932—)，霍尼·图法里(Hone Tuwhare, 1922—)，J. K. 巴克斯特(J. K. Baxter, 1926—1974年)，莫利斯·吉(Maurice Gee, 1931—)，伊恩·威堤(Ian Wedde, 1946—)，默里·埃德蒙(Murray Edmond, 1949—)等这样一批优秀的诗人。诗人来自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活动实践，不同的思想观念，他们的创作同社会实际相结合，同毛利文化的复苏紧紧相连，从而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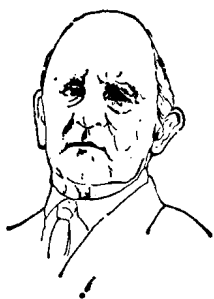
了空前的纷繁盛景。他们的诗歌立意清新，细腻动人，精练奇特，有极大的感染力。70年代以来，许多新的概念，尤其是来自欧美的思想观念、创作艺术手法都影响着新西兰的诗歌创作。诗人认为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互相感应契合，息息相通，可以运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内心的微妙世界，突破了浪漫主义者直抒胸臆的创作方法。

新西兰的戏剧与电影起步较晚。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便开始了剧作活动，但一直处于不景气状态（毛利人无戏剧形式）。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亨利（James Henry），B. L. 法杰恩（B. L. Farjeon, 1838—1903年）等。他们主要描写移民和淘金人的生活，有着浓厚的殖民主义的色彩。20世纪20年代以来，也发表过不少剧本，舞台也渐趋活跃。戏剧在体裁和内容上都有很大的更新，并紧密和社会现实相结合。主要剧作家有：莫顿·霍奇（Merton Hodge），布鲁斯·梅森（Bruce Mason, 1921—1983年），艾伦·柯诺（Allen Curnow, 1911—），弗兰克·萨吉森（Frank Sargeson, 1903—1982年），默文·汤普森（Mervyn Thompson, 1936—），格雷格·麦吉（Greg McGee, 1950—）等都颇负盛名。

综观新西兰文学发展的过程，新西兰惊人杰作虽不多，但作家们毕竟创造了一个真正充满活力、值得研究与学习的新西兰文学。新西兰本土文学——即现实主义的文学已占主导地位，作家们已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学艺术，他们的作品都是新西兰文学史上一个个不朽的丰碑。

编者

1987——1988年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梅西大学



1

William Satchell

1860-1942

关于作者：

威廉·撒切尔(William Satchell, 1860—1942)，出生于伦敦。曾就读于伦敦和德国，1886年来到新西兰，在北岛瓦依玛经营农场，1892年迁居奥克兰，当过秘书、会计等。这些工作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较充实的生活基础。

撒切尔的主要作品有：《爱国诗篇》(Patriotic And Other Poems, 1900)，长篇小说《故人的土地》(The Land of the Lost, 1902)、《丛林钟声》(The Toll of the Bush, 1905)和《绿岩门》(The Greenstone Door, 1914)等。

撒切尔和所有的移民一样幻想着新西兰这块被誉为“上帝故乡”的土地能给他带来财富与希望，然而严酷的生活现实告诉他，这块土地一样也充满着“被社会排斥的人”。他卷帙浩繁的作品（包括其短篇小说）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作者擅长于细致精确地刻划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挖掘人物心灵深处的美德。他常常把歌颂人的决心和勇气作为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他往往撷取历史或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事件，用生动、形象的细节加以表现。他在创作艺术上继承了古典和民间文学的优秀传统，而且深受马克·吐温的影响，语言幽默，意境隽永。撒切尔笔下的人物个个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即使是陪衬人物也刻画得细腻，个性突出。他因而被誉为“新西兰第一位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经典著作的作家”。他的作品不足之处是语言表达不甚平衡。

THE GREENSTONE DOOR

Chapter 24

The Last Stand

We sat for an hour or more discussing the prospects of peace. He¹ was returning to Auckland on the following day, and promised to carry a letter from me to Sir George Grey², whom he would see immediately on arrival. There was little prospect, he thought, of any important engagement occurring during the next two months. (General Cameron³ spoke of advancing to a post on the Waipa almost immediately, but the country was reported to be practically clear of the enemy for thirty miles ahead.) Te Huata, it was said, had quitted his stronghold on the mountain and was advancing to the assistance of his war-chief, Rewi.

About a fortnight after my arrival the camp was advanced some fifteen miles up the Waipa, where headquarters was established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year⁴; but it was not until a month later that a further advance of about the same distance brought us into touch with the enemy. The spot chosen by the natives to check the advance of the British was within a dozen miles of my home. Here they had thrown up three redoubts, connecting them with lines of rifle-pits, the works being manned by upwards of three

thousand warriors of the Ngatimaniapoto, Ngatihaua, Waikato⁵, and other tribes.

It was impossible to look upon this formidable position without admiration for the genius of the untutored race who had devised and constructed it; yet, as it proved, all their energy and toil was to go for nothing. Neither by force of numbers nor of arms could the Maori dictate the conduct of the war. His it might be to pay the bill: he could not call the tune. ⁶ Thus at the mid of a February night the dusky sentinels on the heights heard the sound of a column, not rushing to the attack, but passing away yet deeper into their beloved lands, and making of their heroic toil a hollow mockery.

In the morning the great pa⁷ was found to be abandoned, every man of its defenders having flitted away between midnight and dawn. No attempt was made to interfere with our movements. Dismay had spread through the Maori ranks, and neither the persuasions of Rewi nor the inflexible optimism of the ariki⁸ could hold together, or again assemble, that great band of warriors. A few resolute spirits, a few whose homes in the locality were no longer tenable, clung to the leaders, but the great mass of fighters dispersed to the points of the compass, never again to strike a blow. Throughout the march to Te Awamutu not a shot was fired, nor when, at daybreak, the smiling landscape unrolled itself to our gaze was there sight or sound of any to give check to our advance. ⁹ I was in hopes that this experience would repeat itself as we pushed forward; that the natives had had timely warning of our approach, and that everywhere we

should find their settlements abandoned.

Before us lay the beautiful native village of Rangioa-whia, embowered in orchards; and here I had many lifelong friends. My heart was in my mouth as I watched our advance guard enter the settlement in skirmishing order. This, I told myself, might be the hour of destiny, of which I had stood in dread for so long. The minutes of waiting seemed interminable, and even the arrival of an orderly with news that there were armed natives in the village was a relief from the tension of those moments. At once I sought the General and begged his permission to enter the settlement and endeavour to secure the submission of its occupants. I urged that every man in it was known to me, and for that reason I would probably be more successful in negotiating with them than a stranger.

"Very good," he replied. "They must lay down their arms and take the oath of allegiance to the Queen. Ten minutes should suffice for them to make up their minds."

I found the once-populous village well-nigh deserted. Probably there were not more than two score individuals in the group who stood silently awaiting the approach of the flag of truce, and even they had only delayed in their belief that we would not push on beyond Te Awamutu for some hours. But what they lacked in numbers they made up in resolution. To the General's message they returned but one word—"Kahore."¹⁰ In vain I pointed out the overwhelming force against which they were opposing themselves and appealed to them by name to submit and save their lives.

"Enough!" said the chief, at last. "Lie down, Little Finger, that our shots may pass over you."

Even then I might have continued my efforts had not the officer in charge, recognising that our lives were in jeopardy, given us orders to fall back, and we were scarcely out of point-blank range ere a fusillade from the natives brought down on their devoted heads the fire of our troops. ¹¹

There is a spot at Rangioawhia, neglected and forgotten—I doubt if I or any man could find it—that should be marked with an imperishable stone. A British soldier fell there—more than one, indeed—yet not on their account would I commemorate it. It should enumerate the names of the heroic seven, who, when all their friends were slain or dispersed, held a whare¹² for hours against a thousand British troops, to perish at last in its flaming ruins.

Two days later we heard that a body of natives had occupied the old pa at Haeirini, but as they were rapidly dislodged from the position I have always suspected that this was merely a cover to more extensive works in progress elsewhere. At all events,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famous pa at Orakau was already in a measure prepared for their reception when they fell back on it in the last week in February.

I think it was on March 20 that the first definite news of my father reached me. It was from a fellow-villager, who had surrendered and taken the required oath, that I heard of him, and then it was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preparations at Orakau. To that spot, he told me, had repaired